

中国古代名案传奇

国家财富，民脂民膏，
岂容中饱私囊。“公正廉
明”，自古悬公堂，天晓
得，它是不是一块伪装！

张
化马石利毕宝魁
编著

噬
国
者

中国古代名案传奇

SHIGUOZHE



47.8

5

·中国古代名案传奇·

噬国者

张 化 马石利 毕宝魁 编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噬国者/张化等编著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1997. 8

(中国古代名案传奇)

ISBN 7-205-03922-3

I. 噬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650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字数: 196 千字 印张: $9\frac{5}{8}$

印数: 1—6,000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可可

责任校对: 侯俊华

封面设计: 赵多良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定价: 10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名案，世代流传，是中国民众的不朽话题。在传承中，其情节逐渐艺术化，案中人物逐渐典型化，进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一大主题。反映中国古代名案的戏曲、电影、话本小说等，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，人民大众百看不厌，这不仅是因为案情本身曲折动人，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公平和正义的愿望，体现了人民同情被压迫者、憎恶压迫者的情感，凝结了人民大众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胆识和智慧。为了弘扬真善美、鞭笞假恶丑，我们本着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的原则，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，以飨读者。

目 录

贪到疯颠之时 (1)

贪到丧心病狂时，是什么都敢贪，又什么都敢做的。县令王伸汉，大量侵吞赈灾款，事将败露，又残忍地杀害了查赈官。便是这样的一个贪官，却得到层层上司的保护，怪么？

斩刑不死之谜 (35)

杀人越货的江湖大盗竟能从刽子手削铁如泥的大片刀下死里逃生，是他有坚如金刚的颈项？非也。是刽子手底力不足？非也。是五百两黄金搞的鬼。黄金是个万能的魔术师，能变黑成白，能变非为是。有了它，什么买不来呢？

贪贿赂长安画工皆弃市 (77)

一个画工，因贪图贿赂的愿望没被满足，便故意点破美人图。致使皇帝误把后宫第一美人下嫁匈奴，千古留恨。从而诛连长安画师全部被杀，使御史大夫内疚而死，使汉元帝懊恼悔恨而崩，留下古今盛传、发人深思的一段故事。

从一介书生到椅杭县令 (113)

人学好难，学坏却容易。原本不谙世故、清

清纯纯的一介书生，当了几年县令，就成了贪财好色、丧尽天良的不耻之徒，并最终被处斩，堕落之快，令人深思。一任物欲横流，人的下场每每如此。

赃官发财之后 (143)

当官为了发财，当官也能够发财。先后有几位两淮盐政使，聪颖也好，愚钝也罢，都在任上大发其财。招法自然各有区别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，就是与不法盐商勾结。看来，官、商合谋，总免不了生出些坏事来。

康熙四审科场案 (171)

一桩江南科场舞弊案，竟纷纷扰扰审了三轮，耗时两年，并越审越谬。最后，康熙皇帝不得不亲自出马，坐到主审席上。案子真就这么复杂难审，或者，是前前后后的几拨审官都太愚钝？非也，是他们太聪明了。

古今贪官第一人 (203)

历代富翁，王崇也好，石恺也罢，其富裕都难望和珅项背。和珅的家资，是当时全国十二年赋税之总和，听来令人咋舌。这和珅生财有道，全凭贪赃受贿，卖官鬻爵。想乾隆皇帝一代明君，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，竟在身边栽培了古今第一号大贪官。

强项知州与不法武夫 (245)

一只小小的铜乌龟险些惹出命案，原因似乎

是这小铜龟被越说越神，有人竟说它是“金头乌龟”。便是“金头乌龟”，那也是传家之宝，怎可以被他人勒索？武夫黄镇中却不管物本属谁，只说：“拿来！”其为官吏乎？盗贼乎？

海瑞与徐相国的恩恩怨怨 (271)

徐阶居宰相之尊，其弟、其子便在家乡为非作歹，欺男霸女，巧取豪夺，无所不做。一个胆敢告状者竟连累执法清正的海瑞被罢黜了官职。世间可有法？谁官大位尊谁便是法。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？

贪到丧心病狂之时

贪到丧心病狂时，是什么都敢贪，又什么都敢做的。县令王仲汉，大量侵吞赈灾款，事将败露，又残忍地杀害了查赈官。便是这样的一个贪官，却得到层层上司的保护，怪么？

清代咸丰年间以前，黄河自江苏清江（今淮安）入淮。本来支流较多的淮河更不堪负担，土地肥沃的下游地区，开始连年出现水灾，民不聊生。离乡背井，四出逃荒，卖儿鬻女的比比皆是，倒毙沟壑的随处可见。水退之后，也是满目凄凉。庐舍为墟，遍地泥泞。灾民可以糊口的只是田野上残存的草根树皮，遮风避雨的仅有残垣断壁。瑟瑟的秋风里，哀鸿遍野。朝廷也曾派大员去赈济百姓，救助灾黎。拨些银两施粥授衣、贷牛借种以安民心。还兴办所谓河工，以工代赈——灾民参与劳作的可以得些钱粮，养家度命。只是那时吏治已经腐败不堪，赈银常被

各级官吏克扣，“私肥己囊”。朝廷派出的“查赈委员”，多是着眼于分一杯羹的机会“贪图分润”，和放赈的人员、地方官吏“通风作弊，向要垂毙之饥民夺其口食”。“持正者”绝无仅有，少之又少。就这极少的人物，果真仗义秉公清查，自身安全也难有保证。如非能得到皇帝的特殊关注，是讨不到公道的。下面叙述的这件事，就是这样。

—

嘉庆十三年（公元1808年）黄河再次“脱轨”，江苏山阳县首当其冲。这山阳县地处洪泽湖以东，是运河中游的一个不小的码头，北接连水，可称水运之要津。明、清为府治所在，历史上是韩信的故里；当时人烟稠密，原乃鱼米之乡。一旦受灾，影响颇大。这年秋末冬初，山阳县就得了九万两银子的朝廷赈款。这笔款，灾民得到的实惠不多，有杯水车薪之感。可是山阳县令却非常得意。

山阳县令王仲汉，京城人氏，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。生得白白净净，睁眼带笑，口齿伶俐，又不轻言语，似乎有点书卷气，又不失威严，一见就能给人以精明之感。他祖辈曾在某王府当过差，父亲读了点书，出入过达官贵人的府第。因之王仲汉青少年时代就常和八旗子弟接触，成了一名公子哥儿似的帮闲人物，见过一些世面。二十多岁以文生员的身分，进入和珅府中文书房。有一次奉命到南京两江总督铁保府上送礼，虽然他身分低微，只是由于来处不寻常，铁保亲自接见了。应对颇得赏识，被挽留在

总督衙门供一闲职——这是一种对和珅的看顾。一晃近十年。多年来虽然他很善奉迎，却因既无科举名分，也非显赫世家出身，没有什么擢升，只是他曾得机参与过督察河工事务，在淮河两岸活动了两年，就便丰了私囊，投资夤缘，给铁保没少捎土特产品，还献上几件古董。才在铁保面前有了较深刻的印象，终于被推荐给藩台，得以实授为山阳县令。他上任之前为自己的前程作了些打算，先派贴身长随包祥去山阳县安置“护官符”。山阳县对王仲汉来说不算陌生。当他参与督察河工之际，也曾结识了几位当地士绅。而今走马上任，就想进一步拉拢。

包祥这个人，原籍山东，没读过几年书，却演习了一些拳脚功夫。闯江湖到北京，械斗伤人，巧遇王仲汉给以救助，被王家收为家丁。王仲汉到南京后他就跟来充当长随。这些年来，确也长了不少见识，不仅成了王的保镖护卫，还有点近于助手。他带着王仲汉的名帖，到了山阳县衙门，说是为新县令安置家眷打前站而来。先看了官宅，然后在客栈住下。次日开始持帖拜见了与王仲汉曾打过交道的地方人物，并相机打听地方名流有哪些人士，也吹嘘了一阵王仲汉的来历，特别突出了他多年来在两江总督衙门供职。只是和珅此时已倒，便只字不提他也呆过和府，仅概略说两句在京城也广有交往而已。新县令的到任日期，应知会的有关方面，他一无遗漏的都拜访了。

王仲汉到任时，迎接的场面够隆重的。人群中，县衙门的吏卒尚属少数，士农商学绅占了一大帮。洗尘宴也极丰盛，气氛热烈。

地方上有些人士，对王仲汉是知道点底细的，个别的

在经办河工时，彼此还有过往来。商界阔老，人称阉五爷名迪生的便是一个。王仲汉到任不几天，五爷就递上名帖专程来拜见。王县令立即在书房接待。宾主落座，一般礼仪寒暄之后，阉某竭诚的表示，感谢往日王仲汉在包办河工事宜上所给予的情面；又对新县令的前程致以良好的祝愿，恭维备至；还代表地方绅董申以今后合作之情。话越说越投机，言谈越来越自然，竟至不拘形迹地闲话故事，扯到古董收藏的话题。从玉石珍玩，到钟鼎古董，以及名人字画和各种鉴赏知识。原来阉家有个亲戚在南京城里开了一片古玩店铺。王仲汉曾光顾过，当时着眼便认出一块刻琢无痕、花纹古朴、有血纹的玉佩乃活羊腿养出的伪品；后来还出高价在该店买去一件直径不过六寸的铜镜——他从一些特征上认定为汉代制品很引人注目。阉某从其亲戚处听说过这位县令对古董很有兴趣，而且甚有鉴赏能力。临别时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岫玉笔架来说道：“这小玩意不知能否上县公的法眼？”只见那笔架高约三四寸，宽约五六寸，雕就翠峰翡翠；左红黄，右碧绿，界线分明又略有层次，如山迎朝阳，色调鲜艳而和谐。更引人注目的是下方一个小小的笔洗，如容一池水，水清见底。设计精巧，琢工精细。王县令接到手中，近视远窥，反复观看，抚摸把玩一阵之后，才连声赞道：“玉质高，手艺妙，好！好！真是难得见到的珍品。”

“请县公笑纳。”

“啊，啊……却之不恭！”

“告辞！”

“不送了，改日回拜！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

从此以后，不仅阉某与之过从甚密，有他开路，其他各界名流、诸多头面人物，也纷纷接踵而来。来时没有空手的，王仲汉口说“受之有愧”，也都一笑纳了。礼尚往来，事后相机总有回报。于是营私舞弊的勾当，一件件也就层出不穷了。

一位私塾先生，当了一辈子孩子王，仅收藏了几幅略有名气的字画，被一豪强掠夺一空。他告到县衙门，状词写抢掠经过有“大门而入，大门而出”的话，这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行为，据以定案，罪可就大了。后来被告以五百两银子行贿，状子上竟莫名其妙的变成了“犬门而入，犬门而出”。公堂申诉时，原告叫苦，却被打了几十大板；被告不过判为小偷，“看押”几天，倒出部分赃物了事。

有一妇女遭强暴，她丈夫识得暴徒，但当场并未抓住，告到县上。被告拿了三百两银子孝敬县太爷，最后判以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，竟不予受理。

由于王仲汉的精明，对县尉书吏和刑名师爷，他并没安排“私人”。但外面有地方人士，传消息，透关节；内部有包祥周旋于他们之间，因之，什么事情也都瞒不了他。他还故示大方，平时睁只眼、闭只眼，再偶尔抛两句话敲一敲。彼此心照不宣，王县令不动声色，就可以稳稳的坐地分赃。

再说王县令爱古董，并非为了收藏、研究。原来在他与有权有势的要人接触的期间，观察到他们是不缺银两挥霍的，而大多对古董珍玩有所偏爱。因为这些东西似乎是上层社会的“通货”，又可供摆设，附庸风雅；用之行贿

答情，收授方便，易于隐蔽；说起来路不乏借口，价值弹性也大。他之所以能当得个山阳县令，就可以说得助于那块六寸铜镜。

山阳县遭受严重水灾，他极尽夸大灾情之能事，具文上报请赈。同时就曾携带几件珍玩去拜见铁保，又逐级找门路从江阴知府到江苏巡抚衙门，都有“孝敬”。

那江苏巡抚汪日章本是乾隆老臣。乾隆巡幸江南时，他是接驾的要员，还陪同游过几处胜地，“甚邀圣眷”，多年牢牢地坐在巡抚的宝座上，一般人他是不买账的。知府、知县，何曾看在眼里。可是王仲汉竟然也能巴结上。原来王仲汉经多方打听，得悉他特别喜欢金鱼以及饲养金鱼的器具。于是先以重金酬及巡抚家宅的门房，又不惜“功本”辗转结识了一名巡抚的亲随。经亲随之手，向巡抚献上一块奇石——石上雕有一只白龟和一只白鹤，鹤的尾巴、龟的甲背是纯黑的，浑然天成。把这块石头放在金鱼缸里，阳光斜射过来，远看龟鹤，竟都浮在水面上。取出再看，仍属石刻。再放入水中，只要有日光透过，仍见浮出。此物虽珍奇，人们都不知道，它是在地摊上被王仲汉无意中发现廉价买到手的。王巡抚一见此物，竟喜不自胜，问及来历，对王仲汉竟破例亲见。相见之后，王仲汉又借机炫耀了一点对古董的见解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算相知了。当然，遇事要另眼相看，不能不给这点面子。

二

九万两赈银，很快地请了下来，其中关节之微妙，尽在不言中了。这九万两银子，不是随放赈特派大员下达，而是名为救灾治河专款，经淮阴知府拨给山阳县地方官发放的。

王县令平日里就是个敲骨吸髓雁过拔毛的角色。他之所以积极请赈，早是别有用心，何尝为子民饥寒着想，偌大一笔款项摆在面前，怎能轻易放过。他谋划用一半作为河工经费，另一半名义上是要交给乡里会同地方绅董购置粮食棉布以及竹木，直接赈济灾民。就此打了一个大致的谱儿，把包样找来交待一下，着他请来几位地方上问事的人，说是意在咨询，请他们参议；还冠冕堂皇地说：“这等大事，不容一般人插手，免生枝节。县衙胥吏，只行监督；请地方上有身分名望的人士偏劳。”将与彼等分肥之意，不言而喻。这时阉五爷急忙说道：“老父台设想周到，我等听候安排，不会辜负上峰一片苦心。”有一位乡间寨主接着说道：“地方保甲当火速造册，把灾民报县，谨待核实领赈，以防乱民骚扰。”全县最大的一家粮行老板说：

“我早已筹资从江南收购一批粮食，不日将可以从水路运到，定能遵循太爷的旨意，以合适的价格供应灾民。”

一阵计议，大致定下了河工由哪些方面承包，灾民清册由哪些人核查，供应赈粮、赈物、赈银由哪些方面具体负责等等。大伙散去之后，又留下几位主事者商量细节，

包祥也在一旁侍候。这时王县令又说：

“办什么事都要留有余地，有关银两要宽打窄用，免得被动。”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最后王伸汉宣布：

“这两天我就令钱粮师爷把赈银分别按预计的七成拨付各方，往来账目要清楚，包祥可以协同清理。”其后的一些日子里，包祥与钱粮师爷往返折冲于具体经办赈济的绅董之间，直截了当地做些讨价还价的勾当。比如灾民实际人数是多少，能上报的数将是多少，事关可以冒领赈银的数目，要说个明白——县太爷留多少，经办人可得多少。供应救济实物的，实发多少，购进成本是多少，能得多少实利，孝敬县太爷的是什么数目，不容含糊；包工的工程造价估多少，实际工本是多少，究竟能给县令提几成，都得讲清楚。算来算去，九万两赈银，有二万五千两左右可落入王伸汉的私囊之中。

赈银用于救灾者，实际不足三分之二，何济于事。入冬之后，山阳境内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。于是告状的、请愿的事时有发生。但也不成气候。请愿，组织者如非乡绅，也是一般生员秀才，这些人即使受了灾，也不致到饥寒交迫。有一时激动的，是出于义愤，或是其他什么细故，甚至分赃不均等等，都很难说。且看他们手举线香，若泣若吟叫着苦，领着三五衣衫襤褸之徒，向县衙门走去。往往还没达到目的地，就被劝阻住了。告状，告的只是无头案。他们既抓不住赈济办事人的把柄，也不了解县令的面目，告谁去？状纸根本就没人接，接了也如石沉大海。

三

朝廷的查赈委员派出来了。此人姓李名毓昌，字皋言，山东即墨人，头年才考中进士，有一股书生气，满怀事业心，颇具正义感。一踏上仕途，就以七品衔分派往南京两江总督衙门。总督铁保前年因为处理一件人命案“失察”，受到褫夺官衔，降二品顶戴处分。由于他属于满洲正黄旗籍，是清廷重臣，不几天便得了“开复”，仍任原官。复官之后，也想振作一下干出政绩来，但毕竟自己是凭祖荫旗籍为官，权力不小，才识有限；就想物色几位有学识的干练人才使用。他见到这位进士，面目清秀，满腹经纶，生得文弱一些，却精神十足。感觉他虽然年轻，谈吐之间，透露出颇有抱负。于是想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，就指派作为朝廷的查赈委员，前往山阳县视察赈银发放情况。

李毓昌奉派之后，准备兼程赴任，想就地雇两名仆人随行。他在南京人地生疏，从山东找人，时间又不允许，只得请教总督衙门的文房师爷及客棧掌柜的。他们都答应可以帮忙。不两天来了三个人，据介绍人说，这几个人都曾经为某些官员当过差。一个叫李祥，杭州人，个头不高，身不胖，很机灵，说一口有方音的官话，还粗通文字，点头哈腰，甚懂礼貌。一个叫顾祥，当地人氏，腰圆，握拳挺胸，是位当保镖的材料。还有一个三角脸儿，五尺多的个儿，青衣短装，干干净净。他叫马连升，自己称还懂点烹饪手艺。他们都是三十上下的年纪。打躬作

揖，善识颜色；初见给人的印象，都还顺眼。由于是两方面的介绍，不便拒绝哪一方，就都留下了。他们分别地照管着李毓昌的饮食起居与接待传达事宜。其中李祥更占着与主人同姓，虽说不是宗族近系，但毕竟一笔难写二字，自然显得近乎一层，他也主动贴得很紧，无形中成了三人中的头头。

在赴任途中，入了山阳县境那天投宿在石塘镇，在码头上巧遇一位在京城会试时有过一面之缘的落第秀才潘文连。一则彼此都是文人，有些共同语言，再者李毓昌认为这也是一个了解民情的机会，于是马上相约客棧一叙。潘秀才把他引到一家较阔绰的吉升客馆安排进上房，店伙计送来净面水，端上一壶茶，李毓昌擦了一把脸就分宾主落座和潘文连叙起来。首先李毓昌道声“别来无恙”。接着就自我介绍此行是到山阳县查赈，客气地道：

“年兄幸有以教我。”

“原来是上差，失敬了。”

“勿庸客气，说说灾情可否？”

“啊！一言难尽。”

“请慢慢说。”

“现在山阳县是田野萧条，人烟稀疏，一片凄凉景象。皇上恩典的九万两赈银，是个不小的数目，灾民闻及，也曾雀跃欢呼过。结果是雷声大，雨点小，受灾的小民们真正得济者，甚为了了，却莫名所以。

“本来水过之后，还可沾（趁泥不耕而撒种）些荞麦、寒粟（谷子）。但除了大户人家多数没有种子。倒塌的房舍，大多无力重盖。除了少数台地或财主之家是找不到屋